

虫，蝗虫唯独不入中牟县。河南尹袁安听说后，怀疑这不是真的，派官员肥亲前去核实。鲁恭陪肥亲来到田间视察，坐在桑树下，有只野鸡落在一边，旁边有个小孩，肥亲问：“你怎么不逮住它？”小孩说：“它将要孵小鸡呢，挺可怜的。”肥亲肃然起身，回去向袁安报告说：“中牟有三异：螟虫不入境，这是第一异；慈悲化及鸟兽，这是第二异；小孩都有仁慈之心，这是第三异。我在那里久了，只会打扰贤明的人。”袁安于是将鲁恭的贤良上报了朝廷。

鲁恭中牟令任满，因政绩斐然，被直调朝廷升任为司徒。一次，汉和帝继位不久却想派兵出击匈奴，多官联名上书谏阻北伐，和帝不听。鲁恭极力固争，他上疏切谏道：“数年以来，百姓困苦，国库空虚。今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诚非所以垂恩中国。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之爱其子，故爱人者必有天报。盖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天灾大旱，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验也！官吏百姓，皆曰不可征战，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望陛下上观天心，下察人志，以顺天意！”

鲁恭爱惜百姓，重在教化，为政宽仁，深受百姓爱戴，他德政化民的故事流传千载。在复兴伟大神传文化的今

天，我们更应关爱生命，关注未来，启迪生命心中的善念。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为其永远负责，是对上天造就并赐予生命一切的感恩。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二九五号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新闻汇编	
重要时事	2
世界各地声援二千五百万人退出中共	2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3
大陆综合	4
大陆综合简讯	4
吉林蛟河恶党人员对赵凤智一家三教师的迫害	4
在揭露恶警“绑架同修”恶行时的几点注意	7
关于资料点同修缩减《明慧周刊》现象的意见	7
举报大法弟子 得不治之症死亡	8
广西百色市公安处原副处长黄巍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8
本周三百十八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8
本周四百五十四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8
海外综合	8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	8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执著于人就会被人的状态所制约	10
也谈“不要在迫害中提高”	13
我非常容易的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	17

修自己 去掉想改变别人的心	19
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	21
面对“病重”同修不要麻木、冷淡、敷衍	22
遇难同修莫慌	26
用神的正念讲清真相 救度众生	27
大量现世现报是结束迫害的重要途径	28
从救人效果方面看绝食	31
营救同修 仅靠发正念是不够的	32
同修被绑架 我看到自己的执着	32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我发真相材料的几点经验	33
与大家交流我劝三退的体会	34
谈劝善信中的慈悲心态和正念正信	37
神传文化	
【神传文化】宽仁恭谨 德政化民	39

新闻汇编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声援二千五百万人退出中共

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机构八月二十六日举办以“替天行道 解体中共”为主题的声援二千五百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呼吁中国大陆各界通过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来和平解体中共。出席集会的演讲者指出，退党的发展令人鼓舞，相信中共解体在即。香港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集会上发言证实，越来越多的

中国大陆游客在香港的旅游景点宣告三退。

爱尔兰退党服务中心九月一日在首府都柏林唐人街帕奈尔大街举行声援两千万百万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活动。在劝退过程中，一位在爱留学生表示，他们一整个班级的同学都集体退出了中共相关组织，早已经不属于中共组织一员了。他的一个同伴还表示：“两千万五百万人退出中共太少了，七千万还差不多。”

同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奥斯陆举行大游行，展现修炼者纯正向上的风貌，并庆祝二千五百万中国人退出中

众生的效果很好。写劝善信可以采用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众生来写。甚至可以针对网警，邮局，教师，法官……的不同心态对症写信。所以需要更多的同修主动担起这个责任，使揭露本地邪恶，讲清真

相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工作细致又到位，全面营救所有被迫害的同修，彻底结束这场迫害。

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神传文化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神传文化】宽仁恭谨 德政化民

文 / 智真

鲁恭，字仲康，东汉扶风平陵人。从小学习《五经》、《鲁诗》等，精通礼仪，名声远扬。县令怜其家贫，每年派人送去酒粮，都被鲁恭辞谢。县令钦佩鲁恭品行，因其年幼，让其先挂个官名，也被鲁恭谢绝。

鲁恭长大后，最初担任中牟县令时，就显示出其高尚的节操和道德修养。他以德化人，很少使用刑罚。在他的治理下，中牟县民风淳厚，百姓安居。

一次，有一人向鲁恭告状，说一亭长借了他的牛，用过后却不肯归还。鲁恭于是派人把亭长找来说：“你借了人家的牛，用完后就应该还给人家。现在人家告上状来，你应该马上还牛，并向人家道个歉。”

“我的青天大老爷，我什么时候借了他的牛，那是我自

家的牛啊！”亭长说。

“胡说，”牛的主人说，“分明是你借了我家的牛，却又怎么不认账？”

“他是在讹人，”亭长说，“我怎么会向他借牛呢？”

鲁恭听后叹了口气说：“不用再吵了。无论你们谁是谁非，总之，我是有责任。我的教化没有效果，感到有愧啊。”说完，他脱去官服，准备辞官。

“大人不要走。”他的下属们流着泪挽留他。

“大人不要走。”百姓们流着泪挽留他。

“大人，我的牛，我不要了，大人千万别为了这件事辞官啊！”牛的主人说。

看到这场面，亭长心里很惭愧，他说：“大人，是我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想赖他的牛，我把牛还给他。大人责罚我吧。”亭长终于认了错。

鲁恭让亭长还了牛，没有责罚他。百姓们都十分敬服。

一次，中牟邻县都闹蝗

来，要善用正用。比如在给吴显国的信中，全文都很客观清楚，唯有最后一句说：“我们将跟踪报导，继续揭露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首先“跟踪报导”一词有承认邪恶继续迫害的意思，不能准确体现制止迫害的正念和正信；而且此句只有警告，不能准确的体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也没有表明是为了制止迫害才揭露邪恶的。我谈的不一定对，自己文采不足时间又确实紧，所以才希望同修能写的更好，并继续营救。

四，党文化对众生的思想变异严重的阻碍了一些人正确认识真相，为此，如果再能针对众生心中比较普遍的障碍，智慧的破除党文化造成的毒害，效果可能更好些。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智慧。比如，很多警察在明白一些基本善恶之后，因无神论影响，不相信善恶终有报而不太在乎，我们可以引用本地典型的恶报实例让他看到报应的必然；比如有些人不相信中共会灭亡而不愿退党，那我们可以引用历朝历代与世间万物灭亡的原因都符合“成住坏灭”的规律，使其看到庞大的宇宙自有其法则制约平衡着世间的一切。中共已经坏透了，很快灭亡定是必然。总之就象给小孩讲故事一样娓娓劝说迷中的世人，化解其心中的障碍。另外，大法洪传的真相也会立刻给众生的心中带来温暖，配上画面感觉

更震撼。如果有的信过长，也可以把一些内容附在劝善信的旁边，或直接编辑成本地真相传单。总之，如果我们能真正想到他们的未来，就能更慈悲的为他们着想，并使每一篇文章都劝到他们心里去，劝到百姓的心里去。

五，修炼界讲无求而自得。在写劝善信的过程中要注意放下各种执著与有求之心，用正念讲清真相证实好大法效果更好。个人感觉营救焦梅山的一篇文章中以其孩子的身份来写，虽然文采很好很感人，但也限制了心态和内容，谈个人痛苦及焦梅山符合中共法律上的保外就医，希望保释亲人的内容偏多些，但中国警察执法犯法和百姓蒙冤的情况太普遍了，相比之下揭露邪恶、证实大法的比重略显少些；如果能有更多的同修以第三者的口气，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和心态，写关于营救焦梅山的劝善信，或写新闻评论，再编辑成本地真相，更方便借此讲清大法真相，正念制止迫害，救度好所有该救度的众生，既形式严谨又容易心态纯正。还有，参与营救的同修和家属要注意去掉各种执著，同修被迫害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得赶快提高，正信正念正行继续往前走，做的好了，邪恶自会找各种借口放人；否则，邪恶是不讲法律和道理的。

六，劝善信对于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非常有力；制止迫害，营救同修，救度本地

共，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他们有的驻足观看、拍照，有的认真阅读手中的宣传资料，他们都被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震惊了。

一位操着一口很不流利的中文的西人对学员说：“我也要中文资料。”站在他旁边的女朋友说：“我看的懂！”原来他的女朋友是一位中国人。当被问到她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问题时，她有点不好意思的表示，她在香港出差的时候用匿名退了。她说：“在国内，从小到大你的思想都被禁锢着，老师教你怎么说，领导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就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采访我，我还得想着，我这么说过不过，那么说过不过，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了。当我知道了这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我是很震惊的。我突然觉的我们都是被蒙在鼓里的玩偶。”她说：“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睁开眼睛，但是有一只手在捂着你的眼睛不让你看，你怎么办？说是国人的悲哀，也是悲哀，说是文明的倒退，我觉的更确切一点。”

九月一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各界人士汇集中国城花园角，庆祝并声援二千五百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与会人士打出：“中共≠中国”、“爱国≠爱党”、“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等横幅标语。

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

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了声援二千五百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时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在澳洲举行，呼吁民众向与会国的代表陈情，以便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成为此次集会游行活动的主题之一。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

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大法弟子杨宇新八月二十七日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一岁。五月三十一日晚，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的所长德能山带领莫力达瓦旗“六一零”主任张世斌和刘福清等人，非法抓捕刚新婚一个月的杨宇新、甄海燕夫妇，张世斌用手枪抵着他的头部，四、五个人将其抬到车上，关押在莫力达瓦旗看守所。在杨宇新被迫害期间，他大舅哥去看守所看望两次均不让见，死后才给家属打电话。

四川省成都市五十三岁的大法弟子黄敏，女，毕业于重庆大学本科，是成都市中小企业管理局（原：成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曾遭多次恶党各级人员迫害，零七年三月三日被中共国安与恶警在街上绑架，一直被捆绑在青羊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家人于零七年八月十五日被告知死亡，遗体被逼当日火化。

零七年八月十二日晚上，

河南省杞县沙沃乡派出所所长李向阳带领杞县公安国保大队队长刘宏涛等人突然闯进沙北村大法弟子张明堂家，不由分说的将三位老人一起绑架；夜里1点左右，又闯进沙沃村大法弟子张明同家里，将正在睡觉的张明同绑架，非法关在杞县看守所进行迫害。当天夜里，恶警还绑架了高阳乡大法学员张峰、邢口乡大法学员刘纪彬。恶警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绑架、抄家、关押。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国保大队伙同各乡镇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家进行新一轮非法搜查及绑架，犯罪恶警声称上级有定额任务。八月二十五日，王京镇西建阳村的任素琴和留九庄村的邸爱哲被恶警绑架；军城镇教师、何家庄村大法弟子李川虎于八月二十日被绑架；长古城镇田家庄村的田凤于八月二十八日上午被以贾兵权、陈小龙为首的唐县国保大队伙同长古城派出所警察绑架。上述大法弟子现都被非法关押在唐县拘留所。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简讯

◇马三家教养院恶警目前还在对坚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用刑。大法弟子耿丽七月三日应到期释放，恶警因其拒绝“转化”，对她非法加期，耿丽绝食抗争，已被野蛮灌食一个多月。马三家恶警在不得

已带被迫害致病、致残的大法学员去医院看时，根本不按医嘱去做，回到监狱就说检查没病，结果大法学员没几天就虚弱的不行了。庄河县的解桂花，今年五十二岁，血压高达二百多，可恶警隐瞒实情，说只有一百八，还逼她参与奴工生产。七月份，马三家教养院恶警下了很大功夫将床垫子换了，被褥也全部换成里外三新的，但这是供外界参观的，大法学员还得用旧被褥，每天早、晚还得把新被褥卷起来或摆整齐的。八月十日刚把被褥摆好了，八月十一日就有来参观的，并录了像。

◇据确切消息：宁波市七位大法弟子于八月底，被宁波市江北公安分局和海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在家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宁波市看守所。

吉林蛟河恶党人员对赵凤智一家三教师的迫害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八年里，吉林省蛟河大法弟子赵凤智一家因坚信“真善忍”、依法上访、讲明法轮功真相，却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一人在迫害中去世，其他二人共计被非法劳教四次，被洗脑班迫害多次，遭勒索、非法罚款、扣工资、剥夺工作权利，经济损失共达十万多元。

一家三口进京上访讲真相

赵凤智、崔玉臣夫妇及儿子崔松，一家三口均为教师。自法轮大法传入蛟河后，这一家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通

也别管谁说的，对咱有好处的就该照着做，听人劝吃饱饭嘛。对于其中比较含蓄或有所顾虑一类的人，我们可以主动一些，为他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然后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今天碰面也是缘份，我就用某某这个名字给你退了吧，这样咱就和恶党隔开了，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瘟疫或灾难与咱都没有关系了。临走时和对方握手道别并祝他（们）平安吉祥。一般都会说谢谢，如果对方不反对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三退了。

以上是我自己在做三退中的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

谈劝善信中的慈悲心态和正念正信

前些天明慧编辑详细讲解了真相新闻、评论的专业化。我个人认为有些特殊的真相文章：比如揭露邪恶或营救同修的劝善信，不等同于普通新闻评论，不仅要简明扼要的讲清事实证实大法，内容上可类似于明慧编辑教我们的如何编辑迫害文章；另外，要体现出诚心劝善的洪大慈悲，所以在此补充两点以供参考，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要有洪大的慈悲对待众生。我们是真正修炼的人，对任何人，包括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也不能有一丝恨意，真正迫害我们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被邪党欺骗利用的警察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鉴于有一

些公检法人员，对于一般的真相文章收到了也不看，但对于揭露他本人或本单位的真相内容，他容易关注，当地民众也感兴趣。这就需要有纯正慈悲的心态，用心的写好这类真相文章。我们知道揭露邪恶会抑制邪恶，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劝其弃恶从善，善才能化解邪恶，救度众生。有时引用上天的警告与恶报的先例，也应是完全出于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善劝恶人回头是岸，使其免于恶报的结果。真诚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世人也会因此看到我们无怨无恨的境界与超凡脱俗的大善大忍，进而相信大法就是好。

二，劝善信中的正信正念。大法弟子写信的过程，也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文中流露出的正信正念是解体邪恶的关键之一；另外，这样的文章也会起到协调整体正念配合的作用。记得营救王博的力度很大，但在石家庄一篇营救王博的文章中写到：“希望世人给予一点关注。”可能是出于客气，其实众生都是为法来的，生生世世就为了今天这件大事中产生正念而得大法救度，并愿助大法洪传一臂之力。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他们有信心，我个人感觉不仅希望世人给予关注，也可以鼓励国人包括律师界用智慧的各种方式方法发出更多正义的声音。

三，在常人文章中的一些新闻用语，不要全盘照搬过

认识。我们可以把台湾大学教授明居正的话用上：如果一九四八年南京国民政府没有被毛推翻，如果中国人没有经过中共的肃AB团、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加上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中国到现在每个人都是大富翁了，中国的GDP在全世界会占第一位。所有退休的老人包括您的待遇远远不只二、三千元钱，而是上万元，能与台湾民众的工资媲美。这样看来，你的工资不是共产邪党给你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这剩余价值被不劳而获的邪党贪污了一大半。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急不躁，理智清醒，把正念打给众生，同时因为我们看透了《解体党文化》，从内心里破除了党文化的邪灵因素，对应的众生在我们的语气、善心加上明晰的道理中就能获救。

第四种：由于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讲真相，有很多人或多或少的了解了一些大法的真相，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再拉他们一把，进一步把真相讲清。

今年年初我换了一家新单位，在给单位的一位女同事三退时，她提到她们村家家户户都接到过真相材料，她爹看完材料后当时就想到村委会去退党，是她把她爹拦住了。一问这位女同事还是个党员，我把她给讲退后，她主动让我把她爹她妈的党团也给退了，并说

她会告知二位老人的（在她家老妈听老爹的，而老爹又听她的）。也是这位女同事三退后不久大白天遇到了一起车祸，她被一小轿车挂出去二十多米远，除了两腿擦伤外并无大碍。说来也巧，那天她和肇事司机一起往宿舍走的时候恰巧让我碰上了。她跟我说了大概情况。肇事司机是个小伙子，一脸的不安，正准备和我的同事到宿舍收拾点东西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是，我当着小伙子的面对这位女同事说：人家肯定不是故意撞你的。今天小妹你要是能在这件事上做到宽容大度，你就是好样的。况且大哥我已经给你做了三退，你想还会有事吗？女同事马上说大哥我知道，要是不三退，我今天可能就没命了，不过你看我的腿都擦破了，我今晚还要出差呢。我笑着说没事的，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过程中那小伙一直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我又对小伙说：今天你碰到这件事，如果我小妹没三退的话结果真不可想象，咱开车的真的注意了。老弟你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吗……最后讲完小伙爽快的同意三退了。当天晚上这位女同事也顺利的出差去了。

这是能听进真相的，也有抵触的，有人会说三退是法轮功搞的如何如何，我们可以接着说：对呀，法轮功不错啊，他们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就是为了你好吗？你看看当今的人有几个是为别人着想的？咱

过炼功后，赵凤智及老伴崔玉臣身体有了显著的改善。在大法高标准心性要求下，他们努力以真、善、忍为指导，善待生活中的一切，身心受益。

自邪党迫害大法后，崔玉臣一家人坚持向亲朋好友讲法轮功真相，让他们远离邪党谎言，免受毒害。零零年二月十七日，本着法律赋予的权力，赵凤智及儿子崔松进京上访讲明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拘留、遣返，兜里的一万六千元钱被北京警察搜走，还不给收据。回蛟河后，又遭到片警李国梁殴打、审问，后被关入洗脑班一个月，每人被勒索三千元。蛟河市进修学校校长孙继海、书记潘守侠将崔松的工作按落聘处理。

零零年九月四日晚，恶警李国梁和居委会主任闯入赵凤智家，以搜到大法书籍为由，将一家三口绑架到长安街派出所。恶警戴振华酒后殴打赵凤智，所长高某殴打崔玉臣，崔松被刑讯逼供。派出所企图给三人同时非法拘留十五天，这时赵凤智正念拒绝，要求给公安局长王景全写信，最后恶警改为只拘留赵凤智十五天。

零零年十月四日，长安街街道书记李晓飞以预防上访为由，在林业招待所非法办洗脑班，绑架了赵凤智一家三口和其他学员共二十多人，当时崔松正筹备婚礼，被强行勒索两千元作为所谓“担保金”。

赵凤智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赵凤智再次为大法进京上访，在天津汽车站被截，警察让其辱骂大法师父，赵凤智严词拒绝，被关进天津看守所，二十七日被遣返，被蛟河实验小学校长丁昌祥、书记李桂芹和民主街警察以各种名义勒索去一千一百元。二十八日，赵凤智被恶警非法劳教二年。

赵凤智在被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由于无法炼功，并受到极大精神摧残，每天还要干十七个小时的劳役，导致心脏病发作，于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保外就医回家。在劳教的二年中，不法人员只给赵凤智百分之八十的退休金，其间的长工资和福利待遇等全被邪党扣除。

崔松被剥夺工作权利

在赵凤智被非法劳教期间，二零零一年五月，崔松去长春探视母亲的途中，因在火车上看法轮功书籍，被乘警非法拘留十五天。在同年七月份第二次聘任时，遭学校以上述原因为由再次落聘，仅发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九日，蛟河市进修学校以崔松曾被非法拘留为由把崔松第三次将他落聘。此时其妻子又下岗，为养家糊口，不得已回家自谋生路，却被潘守侠校长以“不服从学校管理”为由报告市六一零。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六一零派恶警李国梁、孙建国非法搜查崔松家，以搜到的法轮功书籍和电脑定罪。

六一零和派出所将崔松非

法劳教一年。在非法劳教期间，崔松遭受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强制奴役、长期坐板、蹲小号、戴手铐、体罚等刑罚，劳教期满后又非法加期五个月，这十七个月间老人六次去九台劳教所探视，只让见了一次，其余均不准亲人探视，以迫害其家属，并散布法轮功学员不顾家等谣传毒害世人。

母子再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九日（腊月二十八），在人们合家团聚准备过年时，长安街派出所恶警李国梁带七个警察，骗开了赵凤智的家门，非法搜查，并把赵凤智绑架在看守所。其老伴崔玉臣经多次到政府部门投诉未果，找到六一零主任张玉河家理论，却遭四十多岁的张玉河辱骂、殴打达二十多分钟，事后张却散布他被崔玉臣打的谣言。

在根本无法律保障与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崔松及其妻子把恶警李国梁非法抓捕其母、六一零主任张玉河殴打其父的事实公布于世，寻求舆论的支持，却被跟踪的警察诱捕，并把崔松殴打之后非法劳教两年。父母遭迫害，子女为父母申冤却被劳教，是中共践踏宪法掩盖其罪行的又一铁证。

在崔松两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九台劳教所以父母也信仰法轮功为由，无理剥夺其父母对儿子的探视权。

崔玉臣在迫害中悲愤去世

崔玉臣被恶警殴打之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又担心劳

教中的儿子，八年来精神压力巨大，积郁成疾，于二零零四年七月出现脑血栓症状。通过一个月学法基本痊愈。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崔玉臣因为在迫害的氛围中缺乏正常的学法炼功环境，还时常受到恶警等不法之徒的骚扰迫害，同时惦念遭受迫害中的儿子，并担心自己和老伴儿随时可能被非法抓捕在这巨大的压力和精神折磨下，身体每况愈下，于零五年十二月脑血栓再度复发，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悲愤去世。

家人希望九台饮马河劳教所让儿子见父亲遗体最后一面，但劳教所百般刁难，最后也未成功。作为儿子因受非法迫害没能给老人送终，这是中共恶党迫害人权、践踏信仰自由、无视生命尊严所造成的又一人间悲剧。

这仅是冰山一角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八年的时间里，赵凤智一家人，一人在迫害中去世，二人共计被非法劳教四次，被洗脑班迫害多次，并遭勒索高额宿费和伙食费，每次拘留和劳教六一零都要从本人工资中扣出一千元，这些罚款共计二万三千元，结合崔松被劳教期间和解教后相关单位拒绝为其恢复工作，一家经济损失共达十万多元之巨。甚至在赵凤智在上访后身份证被扣于民主街派出所，其身份证竟被恶警用来办理个人手机业务而欠费两千多元。

崔松零六年解教回家后，当回市进修学校依法提出上班

以后被大法弟子救度奠定了基础。

我把自己在做三退的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了一下，主要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如何入手讲真相劝“三退”。大致分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当遇到有别的宗教信仰的人，如基督教徒，我是这样做：首先发正念解体操纵和干扰这个生命得救的乱神；然后从他们对耶稣的执着这块讲，我就讲古罗马帝国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最后招来四次大瘟疫的经过；讲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罪业累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以致到现在还没有自己安定的家园；讲最后的晚餐耶稣指认犹大的事等，最后我会说：“你们都知道耶稣讲过一句话：神还会回来的。那么神是千变万化的，神再回来就一定还会用耶稣的形象吗？你们可知道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著作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发行，人有那么大的本事吗？人没有。最后讲出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惨无人道，引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大法，退出邪党组织。

第二种：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说我们是参与政治的人（特别是受邪灵控制的老党员），我通常这样做：首先也是正念解体他们背后阻挡众生得救的邪灵，然后把师父的经文《再论政治》背出来，这样

一背，把大法的威严与慈悲打给众生，让众生背后的邪灵因素解体的更快。

我们还可以引用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答弟子问时讲的：“是中共在对它有利的时候鼓动民众要‘关心政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人被说成是‘政治上落后’，这就是说这个人‘思想落后了’、‘不关心政治’。可是到恶党感到威胁的时候哪，你参与政治你就是犯法。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破除人对“搞政治”的误解。

还可以提问常人：中共的各级政府官员，哪有一个是你投的票？你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吗？在中国，只有当法院宣判某人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时候，中国人这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居然还有政治权利。现如今老百姓家里私自存有炸药、猎枪、子弹的都属违法，谁还能参与政治反共产邪党呢？可是再看看共产恶党执政五十八年，双手沾满八千万无辜人民的鲜血，这无边大罪，老天注定要灭它。这真是人在做，天在看，人做恶，不可活。这是定数。我们修炼人只是在做慈悲救人的事。在这过程中，正念要足，不被对方的任何不好的因素带动，不执著结果。

第三种：最近看完《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我对于给有较高收入的离退休老干部、教师、军人等讲真相又有了新的

盆里，总是轮换着带出去，边走边发正念。走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进楼道之前看看周围有无可疑之人。从顶楼开始发。上楼时，就注意了哪家开着门，哪家有狗，哪家有报箱可用，哪家有自行车可放光盘，楼道哪个地方光线最好，适合贴粘贴，做到心中有数。下楼时开始发放真相资料，有的别在防盗门上，有的放在报箱里，有的放在自行车筐里，有时把光盘放在窗台上，光线最好处贴粘贴，总之，有的放在明处，有的放在暗处。按照不同情况发放不同的资料。这样资料不容易损失，而且一个楼里还能穿插着看，使资料能起到更好的救度世人的作用。

6、发放资料时不能着急，要心态平稳纯正。一个地方人多不好发，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发，不要有“完成任务”的想法。要有一个纯正的心态，在一个纯正场的作用下发放资料，会很安全。

7、把一些可能遇到的情况，提前想好应对措施。比如：在上楼时正好有别人也上楼，一直跟你到顶层，这时我就自言自语的说：“噢，走错了”。有时对方很热心，会问你：“找姓什么的”，我就说：“找姓王的，孩子叫王×”。然后返回到下一层，开始发资料。在每次发完真相资料以后，我都要发出一念：众生看后要当个活传媒，让更多的世人得救。

与大家交流我劝三退的体会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真切的感受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同时我感到只要我们心中怀有救度世人的愿望，师父和众神会把有缘份的人，推到我们的面前来。他们或是打听路的，或是租房子的，或是收废品的，甚至是不认识的世人的一个微笑，一次偶然的碰撞，一声打错的招呼，我都不放过，那都是世人明白的一面发出的求救信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执著三退数字，顺其自然，不走极端。

有一次，我一上公交车便看到司机两眼直勾勾的盯着自动投币箱，我甚感奇怪，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司机出乎人意料的说：“我在想怎么把钱箱撬开，弄到更多的钱。”我一听便知道这个直接的暴露自己想法的司机就是师父演化来给我向全车乘客讲真相的配角。果真在我放下所有的人心杂念，大声的和他一问一答中，巧妙的将邪党的丑恶、九评的问世与退党大潮、法轮大法的世界洪传以及自焚的谎言告诉了全车厢的人。当然开场白主要是大法洪传、福益社会的展现，我告诉他刚才想撬开投币箱的这个恶念不是他本人真正的思维，告诉他如果放下这一恶念，他将得到很多人生的福份，告诉他只有恶党才是靠打砸抢过来的……。虽然这次没有直接劝“三退”，但是为这些生命在

申请时，却遭到校长张东禄的无理拒绝，后在崔松不断要求下，不得已交到市教育局解决，教育局长孙平声称这是按六一零文件办事。

赵凤智一家人的被迫害经历只是众多修炼人被迫害的冰山一角，更多鲜为人知的迫害事实和被肆意歪曲的真相被曝光后，都将揭露出中共暴政，利用独裁强权迫害民众正当信仰，剥夺合法人权，践踏宪法法律所用伎俩的邪恶与狠毒。

望所有善良人明真相知迫害后，能共同谴责、抑制中共的暴行，远离邪恶，退出中共，给自己和亲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揭露恶警“绑架同修”恶行时的几点注意

建议广东中山市同修在揭露恶警“绑架同修”恶行注意

- 1、不要夸大事实。
- 2、把事实写清楚，不要一堆人名字写在一起，要分开年月日。
- 3、同修的姓名要写清楚，不能乱写或写错。
- 4、揭露邪恶迫害是严肃的事，不要流于形式，要实实在在了解好再写。
- 5、请经手上网揭露迫害的同修，对揭露恶人绑架同修的事实有漏的给予更正（以前上网登的部份是要更正的）。
- 6、请为别的同修着想，不要传小道消息，注意修口。

以上几点已经非常重要，请同修们关注。

关于资料点同修缩减《明慧周刊》现象的意见

正法走到今天，同修们都很清楚《明慧周刊》的重要性，他是同修们修炼交流的平台，是帮助我们走正路，快速提高的重要保证。明慧网每周发布的《明慧周刊》都是四十页，而我们地区大部份同修近期拿到的明慧周刊都是三十二页（内容不少，少用了两张纸），就此现象想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们都知道做资料的钱来之不易，资料点的同修更是如此，不愿浪费一分钱，所以才会有省纸周刊的出现，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三十二页周刊是不是比四十页周刊更省？

表面看每份周刊省两张纸，一百份周刊就会省两百张纸，很多同修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犹豫：我是不是要省下这两百张纸做更多的真相材料。但是当我们省纸的时候，同修手里周刊的字就会变小变密，对于大多数老年同修来说，本来看四十页周刊可能就不太容易，现在就更不容易了，他们可能会少看或不看（我身边或知道的就有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损失的就是一次交流，一次提高，长此以往就可能跟不上同修整体的步伐，那么对于他们的修炼、救度众生以及众生的得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每个

人只省了两张纸，但是对于每个同修付出的财力来说，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再加上因为多用两张纸而多看周刊，提高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来说，这两张纸用的太值了！

而且据我所知，三十二页排出的周刊，年轻人都得分好几次才能读完（看起来感觉头晕脑涨），中年人要用好几天，更别说老同修了！

对于排出的版面怎样又省纸，又能使大部份同修能够舒适的阅读，我想明慧网的编辑同修更有经验，而且明慧网每天都会刊登很多文章，一周下来，可选入周刊的优秀文章有很多，但周刊一直保持四十页，并没有为了多刊登优秀文章而缩小字体的情况。

建议资料点的同修能更多的站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帮助同修们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举报大法弟子 得不治之症死亡

河南上蔡县和店乡坡张村计划生育专干张国松，五十岁左右，一九九九年向恶警举报大法弟子。恶警因没有抓到大法弟子，就把张国松扣在派出所。后经村干部花了一千多元钱，请客送礼，才把张国松放出。张国松还不悔改，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终在二零零六年年底，患尿毒症不治而亡。

广西百色市公安处原副处长黄巍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广西百色市公安处原副处长黄巍（59岁），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奉“上级”命令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单位给他配了一辆专车，用来方便他迫害大法。二零零七年六月黄巍突然昏倒，送百色市医院诊断为脑溢血，做了两次头部手术，抢救无效十八天后死亡。

本周三百十八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本周四百五十四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海外综合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

截至八月二十九日，一万七千封带有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信被寄往总理办公室，请愿信呼吁加拿大总理在九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并要求释放

都能来参加这样的交流，而没有替那些主要发言的同修考虑，他们会不会因为往来于各交流会之间，造成他们没有时间学法、炼功和发正念。

再有就是一颗对做的好的同修的崇拜心。这颗心表现出来时自己丝毫没能觉察到：我把自己想到的一个证实大法救

度众生的项目的构想说与一位自己认为修的好的同修听，得到了他的认可，自己竟然有一种兴奋和激动。当时出现的状态，自己没有意识到是用心，直到三十多位同修被绑架后，通过认真的学法和向内找，才将这颗心找出来。

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一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我发真相材料的几点经验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只有严格遵循师尊的教诲，运用智慧和理智，才能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下面说一说我是怎样用智慧去发放真相资料的。

1、发资料，不能连着去一个地方发。有时发完资料后，邪恶容易去蹲坑，所以每天要换地方，十几天一个来回，这样安全，不易被邪恶钻空子，又能让世人看到新出的资料。

2、行装要简便。穿一双软底鞋，少穿一些衣服，这样行动起来方便，走在楼道里没有声音，即便是冬天出门时有点冷，一发起资料来，上下楼一跑，也就不冷了，不然的话气喘吁吁的，浑身是汗，脱下一件衣服来，还得拿着，发起资料来挺费劲。

3、发资料时不要人多。最好一个人去，这样目标小，不容易引起注意，就是有点什么事，也容易走脱，不至于再顾

及其他人的安全。

4、发资料时不要每个楼道都发。这样进进出出的容易被发现，也容易损失资料。有一次我进一个小区发资料，这个小区里一盏灯都没亮，大院里黑黑的，于是我就集中发了二百多份资料，每家每户都有份。第二天我路过那，进去一看，防盗门上的资料全都没了（一般情况是有的拿进去了，有的还在防盗门上），坏了！一定是邪恶保安收走了，后来我就注意不集中发资料。但也不是绝对这样，在贴粘贴时，特别是退党粘贴，我比较愿意集中贴，一个楼道贴上两张，或四张，如果环境允许连着贴上几个楼道，这样效果较好。

5、在发资料的过程中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常人状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不正常。前两年我们小区门卫盯的我很紧，我就尽量利用他们吃饭脱岗时候出去，有时把资料放在布兜里，有时放在饭盒里，有时放在小

所以说，绝食对大法弟子发挥正念和神威的局限很大，从正面证实法、救度世人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以上为个人认识，有漏之处，敬请同修圆容指正。

营救同修 仅靠发正念是不够的

文/山东大法弟子

近期我们寿光市又有李会娥、孙德莲、孟秀英、方祥胜、田桂梅五名大法弟子被寿光市恶警非法抓捕。

当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传来时，我市的同修立即到各处通知同修发正念帮助被抓的同修，没有被险恶的形势吓倒，体现了寿光市的大法弟子的成熟。但有一个值的大家深思的问题就是：同修被绑架就发正念，没过多久，又有同修被绑架，就继续发正念……，为什么不断的发正念，仍然不断的出现同修被绑架的事呢？

在这里没有否定同修发正念的意思，发正念肯定是必要的、有作用的，还需要大家做的更好。我想说的是：仅仅单靠发正念是不够的，必须配合深入、持续的揭露当地恶人恶警！当地的迫害案例，可有效的在人类社会这个层面上震慑恶人，唤醒当地民众明白真相，不再助恶为虐，为世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前段时间我市同修在全市范围内对恶警局长聂作坤、六一零头目李同忠的恶行进行了揭露，极大的震慑了恶人，使他们的嚣张气焰在一定时期内

不得不大为收敛，使我们地区的修炼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收效是有目共睹的。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继续不断的深入揭露当地恶人恶警。而是停滞了，结果邪恶等时机一到就跳出来变本加厉的行恶。一次次的同修被绑架，教训真的是太惨痛了！无数的损失是应该让我们清醒了，不要认为与自己无关，这是我们全体寿光大法弟子的耻辱！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

有同修把恶人形象的比喻成一只咬人的恶狗，当恶狗张牙舞爪的扑上来时，你要是害怕了要跑，它一定会扑上来咬你。当你停在那里不动时，它就停下来光是狂叫示威。当你弯腰捡砖头要打它时，它就吓的逃跑了。当然对一只屡次伤害人的恶犬，人们就不能让它再有害人的机会了。所以对一再害人的恶人恶警一定不能手软，必须深入揭露。决不可姑息养奸、带来后患。

同修被绑架 我看到自己的执着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前不久，三十多位大连大法弟子被绑架，此事发生后，我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一颗私心：只想索取不想付出。在以前参加与同修们的交流时，只想听其他同修讲，觉的同修讲的好，在交流过程中并不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参与交流。自己听了觉的好，想让自己周围其他更多的同修

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十六名加拿大居民的亲属。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奈夫（Alex Neve）和新民主党人权批评家、国会议员韦恩·马斯通（Wayne Marston）二十九日表示，APEC是一个关键的机会，让总理向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提中国人权问题，并停止迫害法轮功。马斯通还说，“因为奥运会，全世界都在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对我们的政府来说在此刻倡导人权极为重要。”

八月三十日，在APEC前夕，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总理霍华德纽省办公大楼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总理递交公开信，呼吁霍华德借此首脑会晤之际，向胡锦涛发声，要求立刻无条件结束中共发动的这场践踏人类道德和良知、危害全人类的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同时帮助营救仍然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内遭受酷刑折磨的澳洲公民亲属。

被中共非法判处十六年徒刑、现仍在狱中的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王治文的女儿、在美国工作的王晓丹专程赴澳洲，九月二日参加“王治文现象研讨会”，向澳洲民众讲述父亲和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呼吁社会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澳洲广播电台、《澳大利亚人报》等媒体在新闻发布会后对王晓丹作了专访。

九月三日早晨八时起，澳洲法轮功学员在胡锦涛预定的

凯悦酒店附近的交通要道打出大型横幅，告知世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苦难，并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傍晚举行了烛光夜悼，追思在中国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此前两天，当地的两家最大报纸《周日时报》（Sunday Times）及《西澳人报》（The West Australian）已刊出了西澳法轮功学员将要求胡锦涛正视法轮功问题的消息。

九月三日傍晚，来自澳洲各州、香港、日本、台湾和新西兰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海德公园，举行了大型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八年来法轮功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值此亚太经合峰会（APEC）期间，向与会的各国首脑呼吁，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悉尼晨锋报九月四日报导对此进行了报道。

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园雅章与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等多位代表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向日本法务省、外务省等多个政府部门递交文件，呼吁日本政府拒绝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中共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贾庆林、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入境访问日本，否则将在日本控告这两名中共官员。

亚太城市高峰会议八月三十一日起连续四天在澳洲昆士兰首府布里斯本举行，来自亚太地区九十多个城市的市长及商业代表团参加。昆士兰法轮

功学员们在会场外高举横幅，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一日，第十六届世界器官移植运动会在曼谷召开，来自四十八个国家的一千三百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参赛运动员都接受过器官移植），泰国法轮功学员获主办机构批准，在会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到场的医生及运动员等都被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惨烈迫害所震惊，纷纷签名谴责迫害，要求中国开放所有的劳教所和监狱，允许国际组织进行独立调查。荷兰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表示，他们已促使荷兰政府通过法案，不允许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以色列的运动员说在他们国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广为人知，政府正在讨论是否要禁止到中国移植器官。

弟子切磋 整体提高

明慧周刊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一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执著于人就会被人的状态所制约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前几天听同修说有人要找头十年得法、正念强能闯出来的学员，要搞什么大行动。据说其人已经神神叨叨、有许多不符合法的言行了，还带动了几个不精进的学员。就此我针对自己的经历思考了一些问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

朝鲜时报（Korea Times）副编辑Deb Quezon八月二十八日撰文报导，一位华裔韩国妇女全清子为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的自由抗争。她的儿子金学哲因炼法轮功被抓，在中国监狱受到电击，双臂被打断。她呼吁韩国政府帮助她的儿子获得自由。

土耳其西北部地区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恰那卡莱日报》（Burası Canakkale），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连续四天发表了著名资深记者阿里江（Ali Can Altun）撰写的题为《法轮大法：面对非人迫害巍然屹立》、《集中营里的迫害仍在继续》和《迫害的证据报告》的系列文章。文章较为系统的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的路上我跟头把式的走过了八年，一直被丈夫“魔”着，而我却一直是含泪忍着突破不了。虽然三件事一直坚持做着，但觉的很累。去年秋天的一天，丈夫又找借口骂了我一场，骂的很脏，当时的感觉是欲哭无泪，象有块东西堵在心里。一连几日，睡觉都在长出气，心里连连问着为什么？

能操控很多警察干坏事。所以有些地区的迫害还维持着一种严峻的假相。那我们如果把目标也集中在这个空间，让参与的人大量恶报，即使还有邪恶存在，它也操控不了人了，它也迫害不起来了。把我们这个空间清理好了，那邪恶也就没招了。

同修们，我们救度众生走过了八年，这是我们的威德，这是圆容了师父所要的。可是我们也让那些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早就该淘汰的人渣也在世上存留了八年，干扰破坏了八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耻辱。所以我希望同修们从现在开始，真正从内心重视“现世现报”的法理，尽早结束迫害！救人需要时间，同时从另一面看，时间拖的越长，很多人道德下滑越甚，人越难救。

从救人效果方面看绝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在近几年《明慧周刊》上看到一些关于“绝食”的文章，写的非常好，指出了许多因采用绝食方式不当造成的问题，对很执著于绝食的同修有补漏之益。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如下认识。

我在师父讲的法理中看到有一个内涵：绝食是旧宇宙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理，而不是师父讲的大法之理。

在人类道德环境相比现在更早时期，社会尊重生命、珍爱生命，视“人命关天”为大事，视生命至上，人间的任何

事都没有人的生命大、权再大也没有人的生命大，人对生命敬畏的道德底线没有下降到权势以下。在这种道德环境下，人有冤情时采用绝食的方式是能够达到唤醒良知陈述冤情目地的。而在社会道德比这更高水准的环境中，人被冤枉时只是喊“我冤枉”就能达到陈述冤情的目地。

可是，在道德环境败坏的今天，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许多披着人皮的生命被无神论灭绝了人性，对待生命的态度已经下降到权势、金钱、情欲以下，为了这些皆可以杀人。邪党杀害大法弟子的假理不就是要维护其政权吗？在中国因为“反对共产党”的邪恶理由而被杀害的人何止几千万，它视生命如草芥，肆意杀害。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几千万人它都没当成什么太大的事，事情过去以后它还是照样杀人。它怎么能把“绝食”中饿死几个人当回事呢？更何况你不绝食饿死它还要把你“打死算自杀”呢。在它面前，“绝食”陈冤不好使，喊“我冤枉”就更不管用。

也有一些成功运用绝食方式的同修，这些同修面对的生命是还有一丝人性的生命，是大法弟子用绝食方式讲清真相，对这些还有一丝人性的人，把其对生命的敬畏召唤出来。这一丝正念虽然很小，却是邪恶所无法操控的善因，他明白真相以后，他不迫害大法弟子了。

三个让我困惑的问题：到底这大量恶报的范围有多大？这也是造成我对恶人发正念时心里没底正念很飘不管用的一方面。“到底这个人该不该报呀？”抱着这一念，正念怎么发挥的了作用呢！

和同修切磋，同修认为从参与绑架的人开始，只要是参与了就应立即遭恶报。那我就说有的警察是客客气气让同修去一趟的，而且还说这是上边逼的，他们也没办法。有的同修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正念闯出。那这个警察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呢？即使他没有打人，态度很好。同修认为我们不能被表面的伪善所欺骗，不能被人情所动。我们理智分析一下，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这个同修有可能被劳教、被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还有可能被转化或者邪悟，造成他世界的众生被淘汰。这是直接的罪过。那还有间接的负面影响：家人、亲戚、朋友、世人怎么看到大法的威严？他们只看到恶人逍遥，好人受罪，善恶有报体现在哪里？他们怎么来相信大法弟子所说的？

即使有的学员正念闯出，那也不是恶人的本愿，不是他的功劳，那是因为弟子做的正，符合了法，师父把弟子救出来的。不是说那个恶人就不该遭报了。恶人没迫害你，可是却迫害了其他同修。所以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得理智的看问题。

师父在经文《大法坚不可

摧》一文中提到：“目前所有对大法犯过罪的恶人，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我想师父这句话已经划定了遭恶报的范围，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那么我想那些录口供、做记录的、看管的、直到非法审判、判刑的等等，所有只要参与了都是遭恶报的对象。这些人绝大多数到现在为止可以说都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如果真有遇到被蒙蔽的，那么我们就给其机会了解真相。否则就一定要正念除恶，让他立即遭报。

讲了这么多，可能有点啰嗦。我主要就是想引起同修对现世现报的重视。师父的正法口诀就是结束迫害的法宝。怎样结束迫害呀？我认为答案师父早就给出来了。大量的现世现报就能结束迫害。师父在《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谈到：“那邪恶它怕啥？它没有顾忌了嘛。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震慑，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它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的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正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

我个人认为，这是师父又一次点给了我们结束迫害的途径。我们往往认为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清除了，那迫害也就结束了。可是另外空间那个邪恶只要还剩下一个，那邪恶就还

从我走入大法修炼起，丈夫的脾气见长，什么责任也不想尽，做什么都只做点“面上的”，本来挣的不多的工资拿回家来还要时不时的计较一番。因得法当初是丈夫给我拿回宝书《转法轮》，我一直心存感激。丈夫不愿做的事我做，丈夫不愿干的活我干，家里家外一应百事都压在我身上，甚至建厕所砌砖墙都要我来干。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一种“无奈的自然”，只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安宁，心里那份委屈呀真的很苦。八年来一直也深挖根源，有时认识到是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但发正念清理也没变化。（其实当时是站在私的角度想改变自己被迫害的现状而发正念，骨子里带着委屈与怨，根本没有对被利用的人的慈悲）

我心里苦就背法，“恶者嫉妒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進要旨》〈境界〉）一遍一遍的背，突然心里一亮，这“委屈”不就是自谓不公吗？不就是“嫉妒心所致”吗？越委屈邪恶因素就越时常利用他来“魔”你，就越发委屈，也就越加强“嫉妒心”，使丈夫常被邪恶因素利用造下迫害大法弟子的业而处于危险边缘，真正委屈的是他哎！都是为法而来，同是万古机缘，决不能让他得救的机缘因我的因素而毁掉。

我于是赶紧盘腿立掌，求师尊加持：彻底清除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清除嫉妒心。那一刻真是身轻体透，对师尊的愧疚对亲人的愧疚和在法中的愉悦使我热泪奔涌……。自那以后，丈夫象换了个人，我们的小家一片祥和宁静，这是人求不来的。

静下心来自问：自一九九九年修炼至今一直要求自己努力的“精進着”，哪怕不吃饭也要把大法的事、同修的事放在前头，生活环境中尽力让自己做好、不要影响众生对大法的正确认识，为什么常觉的累？为什么有委屈？为什么嫉妒心没去而不自知呢？为什么我并不洒脱？差在哪呢？原来是对人的根本执著没去，才被人的观念左右着，“人”永远被人的一切因素牵绊着，被情左右着，因为这一切就是为人安排的。

由于执著“人”，才对“人”有所求，才用人的观念衡量事物，因为心在人中，不在方外。

每个人都有对各种角色的“人”的认识，这就是人的观念看人，得到了就心安理的很踏实，得不到就委屈怨恨很失落。人就是在这种欲望的感觉状态里生活的。做好了也只是做到了人符合了神给人的道德规范；做不好或做不到都是破坏人这层的理。说白了这是“人”的标准，大法弟子是超出这一切的。大法弟子做好这一切是要维护宇宙大法在人的

这层法理，但必须心在法上。做到心在法上才能大自在，“觉的累”是没有放下“人”而被人的因素制约。

如果对人中的一切无求，那还有对“名利情”的执著吗？师尊也告诉我们“名利心”是最难去的，那我们就该时时注意了。记的有一次给明慧写了篇稿子，写好了就琢磨用什么笔名好，琢磨两天也没想好，晚上一家人一起看《师恩颂》光碟，关贵敏唱歌唱“真善忍”——而节目名录演唱者的名字报出的是“大法弟子”。哎，在人中大名鼎鼎的关贵敏先生却放弃“关贵敏”三字，而只要“大法弟子”，那才是认识法呀，而我，一个从来就无名的农家妇女写了篇稿子，竟费了两天时间找一个“名字”，对自我的那份执著呀，真是，差距何其大也！

由于心在人中，做事心，好事心，做大事的心时不时的带动自己的行为而不醒觉，以至于二零零一年秋，我被邪党利用劳教所迫害了一年。其间常梦中去撒传单贴真相，甚至一次梦中与同修一起开着大汽车去撒真相传单。白天，我与一起关押的同修津津乐道梦中做的“大事”（因我常发正念，邪恶不敢利用人来阻止我随时开口说话），自己泡在那种做事的满足感当中而不醒，却不知这是慈悲的师父点悟我快放下“做事”的人心、发出否定关押、出去救人的正念。以至被劳教所迫害一年之后，

却被我中学时的老师、同学及同学的哥哥（“六一零”人员及村支书）接出，送去洗脑班迫害。

那时毕竟走出“人”修炼的时间不长，还不成熟，回家以后也没深挖根，一直被“情”干扰着，回家时正是数九隆冬，家里吃的、烧的几乎没有，丈夫无心过日子也没好脸色。回家当天，两间屋子光灰土就打扫出去两筐，当时真是感慨——自己没修怎么样，这家却有如千年古庙，灰尘到处都是了。十岁的女儿眼睛里时常流露出孤独凄楚的神色，那个在劳教所接见室窗外大声告诉我——“妈妈，多发正念，多吃饭少干活，别忘师父”的小弟子神态不见了。作为母亲和同修，我的心痛的流血：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时值今日方知是对人的根本执著作怪，如果能早些找到对人的根本执著去掉，何至给师父增添麻烦，给自己及小同修增加修炼障碍？

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清醒，真正的成熟起来才能减少损失，才能让伟大的师父少为我们承付。如果没有对人的根本执著，“名利情”就不会起作用，如果放下了“人”，那“情”还敢来管你吗？如果没有利益之心，何须顾虑、猜忌、怕这怕那？如果骨子里没有求名的东西，何须时不时的就要想轰轰烈烈做点什么“大事”，又何须崇拜他人、依赖、欢喜？

个整体。我们的认识都提高上来了，那么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些看似很难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看我们的人心去掉多少就给我们做多少。

那么阻碍大量现世现报的人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和同修切磋后总结出以下几条：

一是依靠师父的心。因为师父在经文中多次提到大量的恶报马上就要出现，所以就等着、盼着，猜测着什么时候出现。可是盼来盼去也没有看见大的动静，也不敢乱猜乱说，所以就搁在一边不再提了。

当然，师父是有能力让这些恶人大量遭报，结束迫害都是瞬间的事，可是师父已经多次说过要把结束迫害的威德留给大法弟子，可是我们的认识总是提高不上来，各种依赖心去不干净，使的迫害迟迟结束不了。同修们想一想，如果你将来修成以后，你的世界里发生了败坏法的事情，那么你去依赖谁来结束？你怎么样对你的众生负责？

二是对师父的法理有错误认识。因为师父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中曾谈到：“目前所有对大法犯过罪的恶人，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而那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出来，邪恶

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因”。所以有时我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说：“师父说了，那些极坏的人是留到最后再报应的”。可是这几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我们却没有与这上一段话联系起来，而有意无意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纵容了恶人无度的行恶。

我记的明慧网上学员讲的一件事，好象是说恶警唐玉宝在打他时一边打还一边叫：“我叫唐玉宝，去告我呀，怎么不报应我呀！”可是学员只是向内找自己：我有仇恨心，还不够善等等。只是从个人修炼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没有从正法的角度、大法的威严这方面去考虑，这就是有漏。（请同修见谅，这不是指责）。为什么不报应他呀？我们的学员都应该想一想，是不是默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要把他留到最后。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扭转这个观念，各地如果再遇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发生，我们发正念不但要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对具体参与的所有恶人都要限时让他们立即遭报。不要被表面假相所迷惑，发了几天看不管用就放弃。应该到所有的恶人都遭了报应为止。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持续的做下去，直到全国的迫害都结束。

那么讲到这，我要提出第

相，没有进入神的状态讲真相，没有用正念解体人身后的邪灵，所以效果就不好。人的理没有解体邪恶的威力，

大量现世现报是结束迫害的重要途径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近来明慧网连续登载了多位大法弟子对尽快结束迫害的切磋文章。特别是看了明慧周刊二八八期上同修的《浅谈对“现世现报”的理解》一文后，我很受启发。

师父在二零零一年就发表了正法口诀，说明“现世现报”在正法进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同修在《浅谈对“现世现报”的理解》文章中也提到了：大量的现世现报的出现，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能更大限度的圆容师父所要的。可是再往深处想下去还有什么作用呢？想来想去，豁然悟到：大量的出现现世现报不就能有助于尽快结束这场邪恶的迫害吗！

一直来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劝退讲真相上，集中在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上。偶尔听说某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应了，只是谈论谈论：好，报应的好，看他还行恶！最后把遭报人的情况发到明慧网上，然后再印成小册子在当地散发。好象该做的也就做完了，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又接着干别的去了。

可是过不了几天，他那位子又有人补上了，继续维持着

迫害的局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接着干？因为他不相信，他认为上一任是偶然出了事，天灾人祸很正常，不是报应。他会想：别人也干了迫害法的事，一点事也没有，甚至因此升官发财了，哪有报应啊？所以他才敢接着干。

可是如果报应大量出现，他看见身边很多人甚至所有参与行恶的人都遭了报应，那就不由的不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邪灵再操控他去行恶，他还敢去吗？给他多少钱，他也不敢去干了，给他多大官，他也不想去了。命都没有了，还要那些有什么用？

就象那个附体，当这个人没有看到被附体操控后对自己的危害时，他会说有钱就行，怎么干都无所谓。可是要让这个人看到了被附体的后果：所有被附过体的人都躺到了病床上，生不如死，谁还敢那么干呢？目前虽然还有极少的邪恶存在，可是他发自内心的不想干，不敢干，那邪恶也就操控不了他了。而且这个地区所有的官员、百姓都会听到、看到大法弟子所说的善恶有报是真的，谁也不敢再参与迫害，反过来都会敬重大法，大法的威严尽显。如果全国各地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出现这样的报应，那迫害也就结束了。

那么怎样才能出现大量的现世现报？那么就要向内找我们的人心，去除一些不正的看法和观念，破除这些人心的间隔，才能使我们的正念形成一

长春绿园地区不就已先“拜”倒了一个同修吗？如都能理智清醒时时用法衡量，也许今春长春地区就不会有那么多大法弟子被抓了。不是指责，我们不能再被“名利情”带动的颠三倒四了。

八年的助师正法之路，我们的教训太多了，走出人来吧！放下自我时时用法衡量自己，就不会被“心魔”所制！特别是做协调的同修，很容易被名利带动处于做事状态中，这一点我有过很深的感触和教训。接触的同修多一点，事情多料理了一点，感觉法理清楚了一点，就越来越底气十足，有人夸一句“你真行”，那嘴上没乐、心里没乐，脸上的肌肉自己都在蹦，心里受用着呢！这时再不能惊醒，那捧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来找你“解决”的事也越来越多，其实捧人的和被捧的人都已经都是“一只脚已经踏空了”（《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同修们哪，让我们找出对“人”的执著，从根本上走出“人”来吧，让我们放下自我吧！时间有限，众生损失不起呀！那天听同修说在网上看到师尊已经苍老了不少，做弟子的快成熟起来吧，少让师尊操些心，也许这就是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尽心了！还要做什么“大事”呢？

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要做的最大的事，就看是不是心在救人上。我个人认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没有大小

之分，只有轻重缓急，无论听到看到的，只要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圆容补充。法是圆容的，只要都心在法中，各层次的大法弟子都能发出各自的能量，我们自然就是坚不可摧的整体粒子。我们的同修说的很好，是师父在做，我们在修。师尊正法是必成的！麻烦都是抵触正法的不纯物质造成的，我们只有不掺入“人”的东西，才能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

也谈“不要在迫害中提高”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看了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在师父的安排中修炼，不要在迫害中提高》的文章，很有感想，我对文章中的观点颇为认同。我想用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我是怎样对“不要在迫害中提高”身体力行的。

迫害出现后，我的路一直还算走的平稳。由于自己平时十分注意安全，也非常抵制邪恶的迫害，证实大法的事一直在做，但从未被非法抓捕关押过。直到去年的一天，我在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邪恶经过十几天的部署，在我第二次向该人讲真相时，动用几部车，十几人的警力，将我非法抓捕。他们搜查了我的家，抄走了一些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

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看出，他们已经充份的知道了

真相，却在明明白白的迫害，用他们的话讲叫“执法”，因此，我并没有借他们的这个问题向他们讲真相。再说，由邪恶营造的迫害环境也不是我应该讲真相的场所。如果在其它场合，他们这样问的用意又是要了解真相，我会非常乐于做肯定回答。

遗憾的是，在邪恶指定安排的迫害场所，在充斥着照相和摄像的闪光灯中，他们坐在我的对面，以对立的身份，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又是在为迫害我网罗“证据”，我自然坚决拒绝回答。

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去激我回答，甚至对我说：“你这哪象炼法轮功的。人家都是堂堂正正的承认，我就是炼的，你们看着办吧！你倒好，连这个基本问题都不敢回答。你是因为怕被处理才不敢承认的。”六一零的主任甚至对我说：“我看你不象是炼法轮功的。”瞧瞧，他们明明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为了充实迫害我的“证据”，不仅明知故问，还使劲激我承认，旧势力为了给我营造邪恶的“修炼”环境是多么煞费苦心！我都替它们感到累，可是这招对我并不奏效。

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对这个称号一直非常自豪，那是我生命的全部，有没有迫害我都不会发生动摇，没什么敢不敢承认的问题。我作为大法弟子，十年来走过了何等艰辛的修炼历程，在证实法的过

程中做了什么，师父和大法在我心目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有天地为证，有宇宙中的众生为证，不是谁想否定就能否定的了的！我的心师父知道的比我自己还清楚，不可能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用这么初级的问题去“考验”我。

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所以我就不能配合。配合回答了它们自己都认为是“基本问题”的问题，是走进邪恶圈套的第一步，等于自己甘愿进入邪恶营造的迫害环境中去“提高”，甘愿接受邪恶的“考验”，而且在邪恶安排的“考验”中，不达到它们的“标准”，它们不会轻易罢手。

我倒是有些不理解他们说的其他大法弟子，怎么能明知是套还要往里跳，怎么能“堂堂正正”的把自己交给它们，这么随便的轻易让它们看着办呢？至于六一零的主任看着我象不象是大法弟子，理解不理解我的思想，都无关紧要。邪恶要是都能理解的我，我就不是大法弟子了。只要师父承认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必要非得证实给旧势力和邪恶去看，没有必要非要得到旧势力和邪恶的认可。

于是，当六一零的主任说：“我看你不象是炼法轮功的”的时候，我却反问他们道：“不象你们还把我抓来？还不放了我？”这个反问着实让他们吃惊不小。他们不再要求我回答，只好自己在笔录上写上：“不语。”

“流离失所”的同修，心中放下生和死，敞开心胸顾虑的大门，让强大的真理之光射向邪恶，邪恶自灭，看谁还敢迫害你！

以上是我一点个人体悟，敬献同修参考。

用神的正念讲清真相 救度众生

——学习师尊《美国首都讲法》心得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面对面讲真相我一直以来都做的不好，我也在找原因，却总也找不出来。

在常人中谁都不会说我是不会讲话的人，在几十年的常人工作中，我的工作就是写文章和讲话，可一面对面讲真相，对方就不接受。不认识的生人还好讲一点，越是熟人越不好讲，甚至自己的家人都劝退不了，总觉的人太难度了，太难救了。

而我们单位有一位同修，在常人中别人都说她缺心眼，也很不善于讲话，但她面对面讲真相讲的特别好，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也不用多讲，几句话就讲退一个。她从上午八点出去讲，中午饭都不吃，一直讲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接触她后觉的，她人的观念特别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纯真的就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后来我就想这可能就是她的神的正念和神的状态。

师尊的《美国首都讲法》进一步增强了我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信心。师父

说：“人类社会的人已经不再是过去神造就人的时候那个生命了，人的生命已经被神代替了。表面上看上去还是人，实质上已经是不同空间不同层次来的生命了”。师父说：“我知道这些人应该得度，这些生命值得度。”我们就应该无条件的克服一切困难去做，自己做的不好，就应该无条件向内找，找自己哪里没做好。

中国人被共产邪党洗脑后，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们相信的是暴力，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进化论，是实证科学。而我总想怎么样才能用科学的方法破开人无神论这层壳。尽管有时讲的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他还是不退。比如有一次和我学净土的弟弟讲真相，讲了一宿，他说佛教中的东西你比我知道的还多，你明白，你就明白着修你的法轮大法，我糊涂我就糊涂着修我的净土，我知道你为我好，党我不退。

过后我就想，我和他讲这么明白，他为什么还不退呢？觉的他是不是就是那种不可救的人呢？还是我哪没做好呢？很久很久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后来想算了，随缘吧，救不了就算了。

我为什么讲的不好呢？《美国首都讲法》让我认识到，原因就是我人的观念太多。我体悟到：自己之所以讲真相的效果不好，是因为我还在用人心讲真相，用人的理讲真相，而没有用神的正念讲真

同修可能也帮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可是有一种敷衍的心理。认为自己只是尽尽情，起不了什么作用，有点机械的模式化，并非出于本心。如果这个心理状态，师父又怎么能帮我们呢？

正法进程到了最后，让我们一起互相搀扶，携起手来，共同精进，一起随师父回家。

遇难同修莫慌

文 / 长春地区大法弟子

遇到邪恶迫害和干扰的同修莫慌，这时邪恶因素正向我们扑来，我们此时稳定心情在法上迅速提高，发出无比强大正念，直到彻底解体邪恶因素，标准是不再为此事而担忧，心中感觉无负担了，此时邪恶基本灭尽了。所以遇到麻烦的时候，出现怕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邪恶的时候，也是我们彻底灭尽邪恶之时，人可以回避恶人，但心一定在法上迎上去，心决不可惧怕或回避邪恶。

《明慧周刊》海二八五号中的“同修啊，请一定告诉我”一文，我看了很感动，我们的同修确实很伟大。

我们大法弟子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救度众生，灭尽邪恶。建立资料点也是为了尽快灭尽邪恶，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做的越多，越好，正念越强，邪恶灭的也就越多。邪恶就怕我们的资料点，那么我们就做的更好。正念越强，邪恶灭的越快，是这么个理。而

不是做多了被抓的“证据”就多了，邪恶来了就没办法了。

我也遇到很多威胁。每次家人回来跟我汇报“危险”时，一进屋就瘫软了，说不上来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进入高度发正念状态，说声“没事”，于是一边发出强大正念，一边找出不足，同时请师父加持。所以二零零三年以后邪恶多次想置我于死地，都被我消灭了。

这就象“打仗”一样，我们平时更要主动出击，多发正念，邪恶只有逃跑的份，我们用功到处找它。偶尔偷袭过来，我们立即得到“点化”而消灭它们，越灭越顺利。遇事千万别慌，更不要觉的不可逾越，用法来看才能过关，迫害我们的不就是邪恶吗？消灭就完事了，平时找还找不着呢，我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找邪恶，灭尽它们。

三件事做的越多、越好，法力应越高，因为我们做三件事的目地就是为了灭尽邪恶和救度众生，所以做事时同时提高，伴随强大正念，否则就是人在做事了。做事本身并不能直接灭邪恶，而恰恰触及了邪恶，这时才能有机会找到邪恶解体它，所以大法弟子做三件事要时刻发正念，做事前一定要把相关的空间场清理干净，有时需很长时间，甚至几天，做完事后要提高上来，再发正念，如此反复，邪恶就越来越少，对三退、打电话讲真相也是如此，逐渐就神起来了。

我还认为，只有坚定的从根上否定旧势力和邪恶营造的“修炼”环境，拒绝在它们安排的环境中“修炼”、“提高”，才能使参与的这些人尽可能少的因迫害我而犯罪，这是真正在为他们着想，尽管他们还在不断的向我强调，说他们动用的警力太大，最后都得签字，不可能白忙活一场等等。他们这样强调，无非是想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让我“体谅”他们，好好配合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可这招对我同样不适用。因为他们想的是如何用他们的逻辑，从我的口中套出迫害我的“证据”，好使迫害顺理成章；而我想的是要尽快制止他们犯罪的行为，彻底否定旧势力以“考验”我为借口，去毁掉他们，尽可能的救度他们，这才真正是在“体谅”他们。

笔录时的“不语”，能使他们失去了进一步犯罪的借口。我越不被迫害到，他们因此产生的罪孽越小。不能因为“我要圆满”、“我不怕”，而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不能因为去向旧势力和邪恶证实我这个大法弟子有多“合格”，而不惜以他们犯罪自毁为代价。那不是在救度众生，而是在向下推众生。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圆满”，冒着毁掉众生的风险，去接受旧势力的“考验”。只有旧势力，才宁肯毁掉众生也要“考验”我，我不能像旧势力那样去对待众生。

再说，就是旧势力认为

“考验”合格，我也不能在大法中圆满。我就是要让旧势力看看，大法修炼者是怎样用法中修出的慈悲，为了众生，去最大限度的放弃自我的一切、包括对圆满的执著的。他们在笔录上写的“不语”，就是我对他们人的一面的慈悲，就是我放下了对自我圆满的执著后，向他们人的一面表现出的最大成度的“体谅”。

过程中我没有想过要绝食，也没有想要逃跑，因为我平时一直觉的，无论是绝食还是逃跑，前提首先是把自己当成了犯人，首先承认了他们抓捕自己的行为，再采取绝食和逃跑的对策，去否定迫害，实际上还是被动的承认了迫害，有认可迫害的部份。我也不想通过“病业”的方式闯出去，那样同样是认可了旧势力另一种形式的迫害，我亦不认为那是正念。我一不是犯人，二没有病，只不过是请他们请来在这坐上几个小时而已。

在去厕所的途中，望着防卫森严的大门，我却在想：“我要从这个门毫发无损的、堂堂正正的走出去！”否定邪恶的安排，不能只局限在绝食和逃跑或者出现“病业”等表面形式上。况且，绝食、逃跑和“病业”都是被迫害的延续，就算正念闯出魔窟，也会接着唱续集，因此，不能成为我们应该走的反迫害之路的样板，不能总是给未来留下这么被动的、以损伤自己为代价的反迫害的事例，不能让旧势力

安排的圣徒遭受迫害的历史，在大法中没完没了的重演。

过程中我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也没有任何极端的表现，也没想通过炼功或做出其它他们反感的动作，去刺激他们的神经。不一定为了证明自己对迫害的抵制，就故意表现的过“左”。“左”是党文化的东西，过“左”的言行，不仅不能证明自己对迫害的否定，相反，是对迫害的反向认可。过激的言行对救度众生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我对他们人的一面一直以礼相待，他们的回应也同样是彬彬有礼，并不觉的我是在对抗他们。事实上，我的确丝毫没有对抗他们人的一面的意思。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也不值的我去对抗。我只需知道怎样否定它们，将它们清除掉，同时清除的还有他们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结果，在二十四小时“询问”期内，他们经过研究，无条件的把我放了，也没向我提出签任何东西的要求。一个警察对我说：“看来你也没什么牵挂，回家好好炼去吧。”六一零的主任也在讲：“在几年前，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处理的。”可我当时心里却在想：“那倒未必！如果大法弟子在几年前都能做到放下生死，放下对自己圆满的执著，将修炼的基点由为私全部转到为他上去，迫害也许不会发生，你们还不一定有处理这类问题的机会呢。”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在各个“敏感时期”，我们地区也抓捕了一些人，他们却从未以任何方式打扰过我。

我曾多次有过将自己那次正念闯关的经历写成文章的想法，但又多次被自己否定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被邪恶抓捕、被邪恶迫害到的本身就是耻辱，因为那不是师父要的。即使正念闯出，毕竟也是经历了一次负面教训。常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同时存在。迫害也是如此，既能用来讲真相救人，也会吓跑一些本来能救、原来比较容易救的人。

我觉的，平稳的走正自己证实法的路，根本不被迫害到，才是师父对我的安排。但是我却没有走好，辜负了师父。每每想起，我都会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迫害的出现，使很多人造了业、犯了罪，自己在迫害中做的再好、正念再强，损失都是不小的，没什么值的庆幸的。一些损失甚至根本无法弥补，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走好的路就不能去肯定，也不能留给未来，这正是自己迟迟不肯动笔的真正原因。

我们是来证实大法的，不是来证实邪恶的迫害的，大法对我们也没有在邪恶的迫害中如何做好的要求。我们给未来留下的应该是最正的正法修炼之路。从邪恶的迫害中正念闯出还提高了自己，好象邪恶的迫害安排的有点道理似的。不是的，能正念闯出，是自己达

至可以不扶着墙走了。

我和甲同修在一边看着，开心极了，真心为她高兴，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老同修走了一会，出了一身汗，停下来倚在墙上，四句话又记不全了，她瞪着眼拼命想，想不起来就用手砸墙。我赶快过去扶住她，说：“累了咱就歇会。”她说：“不累，我急的啊。”我把她往床边扶，她看着甲同修，突然说：“我看见你了。”甲同修问：“你看见我什么样？”老同修说：“看见你摇着个蒲扇。”我们都笑了。然后她又说：“你们两个来了，我就好的快。”

我扶老同修坐下来，甲同修问她：“是谁帮了你啊？”她毫不打眼的说：“是师父。”然后她又开始念叨那四句话，总是记不住，急的她捶自己的腿，又站起来绕屋子转圈。甲同修见她满脸的汗，嘴唇都白了，怕她出事，赶紧扶她坐下，劝她不要急，想起来哪句说哪句。好容易老同修平静下来，我们准备走，她一定要送，拦都拦不住。她好象看出我们担心她，就说了一句：“保证没事。”我们又叮嘱了她几句就走了。

出了门，还沉浸在喜悦中，我明白这里饱含着师父看我们越来越消沉，在鼓励我们的成份啊。救同修是绝对没错的，不能懈怠，不能麻木啊！我对甲同修说：“怎么样？不好意思三四天不来了吧？”甲同修感慨的说：“都是师父在

做，我们只是在做表面啊。”于是我们决定（就是明天）再去，今天我写下了这篇小文。

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还有点对其他同修的埋怨之心，不过写到这里也理清了。我们都有要向内找、向内修的一面。我和甲同修，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护持和鼓励，也许已经心灰意冷。对同修的埋怨是把矛盾往外推，是不对的。

就帮助严重病业关的同修，我想和有类似情况地区的同修交流一下。首先，对待这样处于重病业关的同修，先要发正念，清除他们与旧势力签下的约和旧势力对他们的安排，停止一切迫害。但是最重要的，要帮他们学法。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要给临终的同修念念法，师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说说，都是法，都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指导准则。而且，陪同修一起学法，自己也在学，谈不上耽误时间，一举两得，有时候效果会更好。比如有一次给老同修念法，困魔来干扰我，要是自己学法时惰性一上来说说不定就不想学了，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就坚持下来念完了一讲。

另外，帮助同修时，要发自真心，要把同修看作是我们最亲的人那样去对待。师父说过不想落下一个人，那是我们的同修，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有这个责任。还有，要有信心，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一定能把同修拉回来。有些

始有点动摇：是不是我抱着人情在做事，抱的希望太大了？同修的打击让我的心也灰了，我嘴上说：“拉不回来也得拉，咱们只要尽了这份心。”其实思想受冲击很大。

去找甲同修交流，探讨了半天，我们悟到：因为同修乙没有信心，老同修才表现出病态的一面给她看。要想达到最好的效果，首先要相信师父，也要相信老同修，同时还要相信自己的正念威力。虽然悟到了这一点，我的热情已经没有了先前那么高了，甲同修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

第三次去的时候，老同修说到儿女给她买药去了。我的心又冷了半截，一下子想到师父讲过的“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难道老同修真是不可救了吗？一方面这样想，但我的主意识还警醒，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对我意志的干扰，从而达到继续迫害老同修的目地。于是我开始正念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静下心来为老同修念法，发正念。

老同修一如既往的认真的听，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起色，精神却好了很多。这么几次下来，我和甲同修的热情都有点消退，但是，要把同修的难当作自己的难，“同修是一体”的理念是一个强大的支持，我们知道，不能就此放手，因为帮助同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坚持

下去，而且也相信我们的方法是对的，因为曾经有弟子问师尊对临终的弟子应该怎样帮助，师尊说：“给他念念法是最好了”（《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就按师父说的做。每次我们走的时候老同修不舍的目光也支持着我们日渐低落的情绪。

然而，对于两个有工作的人来说，老是往老同修那跑也不太现实。而且去的这段时间也有些尴尬（因为考虑到她家人的因素），确实耽误了一些证实大法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对老同修说难受时想师父，她老是记不住，我们也都有点受打击。这天甲同修对我说：“积了好多事了，今天咱们再去一趟，腾出三四天专心工作吧。”我想了想，不太情愿的同意了。

到了老同修那里，学了一讲《转法轮》。学完后，我们又教她难受的时候要想师父，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甲同修突然想起了正法口诀，就一字一句的教她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老同修念了几遍，突然大笑起来，然后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当时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她精神出问题了。她手扶着桌子，一步一步的开始走路。我要搀扶她，她推开我。我给

到了法的要求的同时，师父呵护的必然结果，不是因为迫害才提高到那个层次的，有没有迫害当时都是那个层次，我们的层次并不需要通过迫害去检验，迫害不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必经程序。按师父的法去修，在法中提高，从根本上否定邪恶营造的“修炼”环境，为了众生，尽量不使自己被邪恶迫害到，平稳的走到最后，才是我们要走的正法修炼之路。

本没想写这篇认识，因有感于同修否定迫害的文章，将自己否定迫害的想法，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也许能使更多同修从中吸取教训，才就此动笔。

我非常容易的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

——从我做起 立即结束迫害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这场邪恶的迫害，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可是八年来，大法弟子哪一天不在付出鲜血和生命？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以如此大的代价，抵制着这场邪恶的迫害。八年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为彻底结束这场迫害做了什么？做着什么？

师尊从来都不承认这场迫害，多次讲法中告诉我们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告诉我们在法上认识法。然而，由于我们对法的理解不够，一次次失去了结束迫害的机会。

几年来，自己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深有体会的

是：就象救人一样，人掉到水里了，自己要把他救上来；自己也跳到水里，既想把人救上来，还要留心自己别被淹着。直到今日，虽然自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经验，但依然是跳到水里去救人。那么，为什么非要跳到水里去救人呢？说实在的，还是自己没有真正领悟到师尊所讲的更高法理，不能站在神的角度上从根本上否定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而是被后天观念，被人的思维封闭着、阻碍着神的一面。

进一步说，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离大法的要求差之甚远。从另一方面讲，几年来自己虽然象是堂堂正正的从迫害中走过来了，但是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场迫害一时一刻都不应该存在。自己总认为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思想概念中觉的谁也不配迫害自己，让迫害远离自己，认为这就是正念了。可是邪恶毕竟它还存在，有多少同修仍然在监狱、劳教所承受着非人的迫害，有多少世人依然遭受着毁灭性的毒害，为什么不想到立即结束这场本不应该有的迫害呢？立即结束这场迫害，每个大法弟子必须从我做起。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突遭恶警绑架。虽然他们把我当作所谓的“大人物”，严加看管，双脚双手上了枷锁，上厕所都要戴上手铐，但是十几个小时后，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却安然走脱。

当时，邪恶出动了几辆警

车，十多名警察绑架了我。几年了，恶人们总想绑架我，却一次也没有得逞过。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会遭绑架。那么今天邪恶既然聚集到我这儿来了，也正是我全力解体另外空间一切邪恶的机会。我没有怕，也不紧张，非常平静的不停的小声念着正法口诀。虽说我一时搞不清邪恶钻了自己哪方面的空子，但是我相信凭着自己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的一颗金刚不动的心，师尊一定会帮我把坏事变为好事的。我给绑架我的警察讲真相，把一个大法弟子的慈悲展现在他们面前，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只觉的他们可怜，虽然其中两个国保大队的头目是学员们公认的最邪恶的人。我向他们公开表示拒绝签字，拒绝回答他们的一切问题。

我想起师尊讲过，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能怎么样，人对神敢怎么样。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这时我又想起《洪吟二》中的诗句“了却人心恶自败”。面对眼前的局面，我必须放下自己的一切，首先要坦然的放下生死。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从法中自己早已看穿了生死。对于死，我并不在乎，只看大法需不需要，如果大法需要，我会毫不犹豫的付出生命。当自己的心性达到这一境界时，我的一切人心全都没了。后来我想师尊决不会给我这样安排的，因为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给整

体带来麻烦，我不能让外面的同修为我去冒危险。我一定要出去，我想师尊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出去。

这念头一出，我就发现身后一边亮了一下，接着另一边也亮了一下。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我又想起师尊在《洪吟二》〈师徒恩〉中写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于是我心生一念：晚上一定要出去。这一念刚出来，思想中却出现：恶人们要把我判刑、劳教怎么办？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我就想今晚一定出去，什么不好的念头也别想进来，谁进来解体谁。后来就没有不好的念头出现了。我牢牢的定住自己的正念，决不动摇。这以后，无论恶警再说些什么，我都不为所动。

一个恶警说：这一关你是过不去的，你不说，打死你往火葬场一拉，给你家送个信，算自杀。我早已放下了生死，邪恶的话再也动不了我。我只想着，今晚一定要出去。后来所有的警察都对我改变了态度，再也不凶了，而且在我跟前都呆不下去，说不上两句话就走开，特别那两个头目，有时到我面前唠两句，马上走开。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支撑不住了。在与他们周旋的数小时中，我就象外出办事一样，该回家时一定要回家；有师尊呵护，谁也别想阻挡。

天黑不久，他们留两个警察看着我，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就求师尊帮助，让那两个警

不见，说话困难。有同修去看她，回来后说不行了，只是捱日子了。

甲同修提议去老同修家带她，和她一起学学法，竟有一半的同修不同意，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同修认为有这工夫还不如发真相救度世人。如此一来这件事也就冷了下来。

我常年在外地工作，最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回来处理一些事，听说了这事，便对甲同修说：“师父说过，世上的一切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更何况是同修，我们怎么能不管？老同修病业关这么重，撑到现在不走不就是等我们去帮她吗？如果咱们不去，一天推一天，老同修突然有一天撑不住走了，咱们是什么心情？”甲同修同意我的观点，可是也有顾虑，认为这还是个整体协调的事。我觉的有道理，因为我们俩工作都很忙，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在本地弟子聚会时，我提到了这件事，我说的很动情，还提到：这时候不帮她，将来修成了见面，有何颜面见她呢？众同修默默无语，我以为他们同意了，很欣慰，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有人愿意去。没办法，还是只有我和甲同修有这个想法，只好我们俩搭伙去了。

头一次去老同修家，刚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因为她长期拉尿在床上，儿女们也顾不上给她收拾，非常刺鼻的味道。老同修躺在床上，连衣服都没穿，两眼发直脸色煞白。

我们过去把她扶起来，问她还认不认识我们，她勉强能认出甲同修。我问她：“还记的我们的师父是谁吗？”她迟钝的想了一下，说：“忘了。”看到老同修这样，我心里难过的不行，怎么就到了这个份上？我越发惭愧我们大法弟子对同修的冷淡、麻木和缺乏共同精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从一进门就开始发正念，甲同修提议帮老同修学法，于是我们俩人一个念法一个发正念。老同修听见要学法，马上费力的双盘上腿，两手结印静静的听。见此情景，我的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老同修从前或许并不是十分精進的，可是她到了今天这一步对大法还这样的眷恋，让她一直支撑着活在世上。师父都没有放弃她，我们怎能置之不理呢？

这天学了一个小时的法，老同修的脸色明显好了很多，眼神也有了些生气，灵活了些。我们要走时，她坚持要送，拄着手杖贴着墙走到门边，对我们说：“还来啊！”我的心一热，说：“好，我们明天就来。”

第三天，我和甲同修凑巧都有事，就拜托了同修乙去带老同修学法。同修乙从老同修那里回来后见到我，说：“不行了，不好的很，拉回来是不可能了。”还列举了老同修出现的一些病态。我很不解，我和甲同修去的两天她状态不错呀，怎么突然成了这样？我开

坏大法的事情，目前他们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我乡派出所所长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中，在邪灵的操纵下，曾协助恶党绑架了多位发送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其中我乡几位精进的大法弟子被其抓捕，判刑、劳教，使我地一度很好的证实法的形势遭到不小的破坏。这位所长甚至还参与了对外地发真相资料同修的抓捕。他的名字也因此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

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曾多次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一次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你知，我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的人太坏了。”但往往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过后仍干着破坏大法、绑架大法弟子的事。

一次他曾对我说：“我多次顶住了他人对你的多次举报。举报人说只要去抄你的家，就一定能找到你师父的像、资料，并要告到县局；说某处的大法标语也与你有关……”他的话虽有讨人情之嫌，但也并不是瞎编，在我的家里的确能找到师父的法像、真相资料，并且也的确有人在针对此事想要告密。所以说明：此人虽狡猾，但还是良知未泯，还有善念存在，也说明以往大法弟子对他多次讲的真相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当然应该要救。二零零七年八月，有了一次特殊的救度他的机会，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我

上车一路发正念，解体、销毁操控他的所有邪恶因素。经过这次去他家讲真相，他为自己选择了未来，全家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并双手合十诚恳的说：“感谢您传的福音。”

在有些同修眼里，此所长根本就是“不可救药”、“只有等着销毁”的了。通过此事我悟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当然，此所长虽选择了退出邪党，但因其过去所做的坏事太多，所以对他还要更进一步的讲明真相，让其在将来的日子里，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大法犯下的罪，去赎回自己的未来！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决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人如何如何了，那个人不可救药了等等。师父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谢谢众生的问候》）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以无量的慈悲去救度众生。

面对“病重”同修不要麻木、冷淡、敷衍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本地几年前曾出现过老年同修去世的事情，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最近又有老年同修陷入严重的病业关。同修们曾集体为她发正念，收到的效果不错，老同修从卧床不起可以下楼散步。遗憾的是，她恢复后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学法没跟上，过不了多久又从新陷入病业中，严重时拉尿都在床上，意识也开始模糊，眼睛看

察快点睡过去。不一会他们两个都倒头睡过去了。于是我非常容易的打开了双手双脚上的枷锁，不慌不忙的走出房门，这时站在大门口的警察还朝这边看了看。而我泰然自若的走出他们的视线，翻越高墙，走了出去。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师恩浩荡。

越是关键时刻，特别到了生死攸关时，越能体现出我们信师信法的成度。而信师信法则来源于我们平时学法、修炼的坚实基础。我们是否能坚定的相信师尊讲的每一句话，真能做到，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师尊讲过：“有一部份大法弟子处于高度渐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这些跟随师尊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充份相信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来结束这场迫害了。我们修成的一面也是具足一切佛法神通了，并且还有师尊赐予我们的如意运用神通的正法口诀。

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

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么几年过去了，我们每个弟子是否都能认真的思考师尊讲的这些话？师尊让我们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的一切不都是师尊给的吗？师尊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能力，当然师尊最清楚我们了。只是我们被后天的各种观念、人心执著封闭着，一时不能同化到更高法理中去，有时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所以怀疑自己的能力。做事时有时只是走过场，应付应付，表现出来好象给别人看，实质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由于不少同修不能坚信师尊讲的这一切，不能真正认识到发正念的严肃性，时不时的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不知不觉的滋养了邪恶，给邪恶留有生存之地，使它们继续干着它们要干的坏事。

到了今天，我们必须突破各种观念，冲出自我束缚，让我们得了法的一面，让我们神的一面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来。每个大法弟子从我做起，调动更大的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结束这场迫害！牢牢定住这一念，洪贯天宇，坚不可摧。最后建议同修们在这关键时刻，重温师尊的经文《道法》，从中体悟更高的法理，用我们神的一面立即结束这场迫害吧！

层次有限，请指正。

修自己 去掉想改变别人的心

文 / 保定地区大法弟子

修炼九年了，到今天我才

意识到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执著——想改变别人。长期以来，我的眼睛总是盯着同修的不足，执著于别人的执著，想给同修指出来，让同修好提高上来。而且指出同修的问题时，还象给小学生讲课一样，仔细的一点一滴的和同修在法理上切磋，生怕同修不明白。

这与我以前当过小学老师形成的职业病有关系吧。因此，我总是不自觉的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上，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别人，用指导别人的口气与同修交流。当同修达不到我心里所希望同修达到的标准时，我就开始产生急躁情绪，说话语气更加不善、不祥和，甚至有时带有命令的口气，致使我和同修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我竟然还不向内找自己，认为我为了你好，为了让你提高上来，我没有做错什么，你即使现在有怨气，以后就明白了，我不在意别人对我怎么样。我还认为自己是为法负责呢。

写到这，我又意识到这也是一种走极端。为什么不能取中呢？我又能指出同修的不足，让同修意识到，又不引起同修的反感，那不是更好吗？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到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之外，还要做到不执著于同修的执著。我们看到问题后可以给同修指出来，但不执著于结果。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要相信师父，相信法能改变一切。

下面列举几个小事说明我的认识过程。

几年前，由于参与了一些证实大法的工作，不知不觉的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的成了“协调人”。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人心还很多，很多时候是用人心来做证实大法的工作，看到我县的一位主要协调人学法少，干扰大，我很着急，就想尽办法帮他“提高”：叫他出来学法；甚至到他的家中和他一起去学；还组织其他同修轮流去他家学法。结果给他造成了很多麻烦和家庭矛盾，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我还没有深刻的找自己，虽然也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执著造成的这一状态，但没有扎实的修去自己的人心，三年多了，我是不撞南墙不死心，一直在这种矛盾中冲撞着。

在我们县有一个学法组，组上的学员很精進。散发资料和其它证实大法的工作都做的很好。可是由于证实大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参与的人少，致使这个学法小组也受到了干扰，来学法的人少了，最后，就没人来学了。在发正念、炼功时，大部份人犯迷糊。由于学法少，加上邪恶因素的干扰，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出来了，更加影响了集体学法、炼功。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又着急了。赶紧找这个同修切磋，找那个同修商量。由于我执著于他们的执著，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问题解决掉，让同修都去掉人心，提高上来。而

忘记了一切都是师父和法的威力，忘记了师父教导我们的，当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自己。我甚至舍近求远的到他们那里去学法炼功，目地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带动他们形成集体学法。高高在上，指导别人的心有多强啊，可我却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修说：“他们的状态都是你造成的，你太执著于他们了。你越执著，他们受到的干扰就越大。”我才猛然惊醒，意识到放纵自己的人心是多么的可怕。

我和我县的一位老辅导员之间在一些证实大法的工作上存在着意见分歧，矛盾很突出，影响了整体配合和救度众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努力的向内找，去掉了自己的很多执著。但我也想让她去掉执著，提高上来，心里也的确是为她好，为整体好。但由于我想改变别人的心没去，我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前几天，我想叫着她和外地同修一起交流，想让她转变观念。当外地同修的谈话中有触及到她的观念时，我就想，她应该明白了吧，她一定会转变的。后来，我又找机会，想当面再和她交流，指出她的问题。没想到，她大发脾气，象连珠炮一样，轰我一顿。我很平静的听着，还觉的自己修的不错了，不动气了。但心里觉的同修真是一点也不向内找啊，其实是不向内找了。是我总想改变别人的执著不去造成的啊。我为

什么做事总有目的地呢？总是执著结果呢？师父告诉我们要“做而不求”，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我为什么总想改变别人就不想改变自己呢？我是在修吗？

由于我的执著造成了整体的不协调，带着困惑，我去找甲同修交流。还没等我說什麼，甲同修好象知道我的心思。首先开口说了她执著于别人的执著造成的深刻的教训。

甲同修的话使我彻底看清并去掉了自己的执著，明白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我们只是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中看自己的心，提高自己。同时善意的帮助同修，但不执著于结果。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相信什么事情都会解决。

写到此，我的心也豁然开朗。我对儿子的执著也该彻底放下了。儿子以前炼功，后来慢慢放弃了。我越执著，他就越不炼。有时想，爱咋样就咋样吧，我管不了。现在我放下了情，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这只是我悟到的一点粗浅法理，因层次有限，不妥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慈悲应该是无限的

很多高层生命来到常人之中等待得法，但是在大法洪传的时候，在旧势力的干扰之下却没有得到法，在大法遭到破坏的时候，由于他们多年来都处于共产邪党的洗脑之下，所以理智不清的跟着邪恶做着破